通鑑紀事本末

南宋刊本

中央研究院

倘開端樹[illegible]之後人太宗
遂成滅親之大禍
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前落法度不待顧慮既
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
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己子搏狸之鳥
非護異巢太宗保字螟蛉剿拉同氣既迷在原之
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
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尊推誠嬖狎疾
惡父兄前棄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侄有國猶不
失配天而它人入室將亡廟絕祀曾足莫懷甘心
擯落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晉后太祖棄

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
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或譖蕭道成任淮陰有貳
心於魏上封銀壺酒使吳喜自持賜道成道成惧
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爲之飲道成即飲之喜
還朝保證道成或密以啓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
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內殿與共言謔
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尋賜死　戊寅以淮陰爲北
兗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
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
孱弱翦除諸弟何預它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
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世禍難將與

方與鄉等勳　癸亥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
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大漸以江州刺史桂陽
王休範爲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爲護軍將
軍加中領軍劉勔右僕射詔淵勔與尚書令袁粲
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
淵素與蕭道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爲右衛
將軍領衛尉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上殂庚子
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時蒼梧王方十歲袁粲褚淵
秉政承太宗小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
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冬十
一月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給事中輔國將軍

權任轉重然用其所親吳郡張澹爲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但天禧敕施行粲等不敢執

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蒼梧王元徽元年

不爲諸兄所齒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於禍及帝即位年在沖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休範自謂當可親寄二應入爲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新蔡許公輿爲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爲之備會夏口闕鎮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燮始四歲以黃門郎王奐爲長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復恐其過尋陽爲休範所劫留使自太洑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輿謀襲建康袁治城湟多解材板而蓄之奐是文之兄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望執錄二賢以謝冤魂庚寅大雷戊辰柱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勔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游

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
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
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
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
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
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
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
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
妾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
衆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官依舊遣
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
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尚
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勔曰領軍已同
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即日內外戒
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兗
州刺史沈懷古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殿省時倉
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
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
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
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
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
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

士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衆攻新亭壘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自巳至午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爲質二子至道成即斬之休範致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恒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酒酒后見休範無備曰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illegible]左右皆散走[illegible]爲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illegible]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illegible]平而無以爲驗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惠朗惠開之弟也其姊爲休範妃惠朗兄黃門郎惠明時爲道成軍副在城內了不自疑道成與黑騾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

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丁文豪破臺軍於阜莢橋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騾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鄱陽忠昭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言開桁自弱邪勔不敢復言道隆趣勔進戰勔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騾等乘勝度淮道隆棄衆走還臺黑騾兵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側或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兄子也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勔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苦災眚必至避亦得免勔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為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勔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從而敗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擁安成王進據東府稱桂陽王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騾徑進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宮省恇擾時府藏已竭皇太后太妃剔取宮中金銀器物以充賞衆莫有鬬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

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
邪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蕭道
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
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
諸君諦視之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
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東平周盤
龍等將兵自石頭濟進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
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
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
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
黑騾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
破黑騾等於宣陽門斬四編及丁文豪進克東府
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
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表
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　六月庚子以平
南將軍蕭道成爲中領軍平南兗州刺史留衛建康
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桂
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
沈丞相付荊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
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
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
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

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同舉兵討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之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殺休範二子諸鎮皆罷兵

三年冬十二月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友清令服用儉素又好文學禮遇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太宗特愛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爲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家陳氏深惡之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鎮軍參軍濟陽江淹獨諫之曰景素不悅是歲防閤將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單騎亡奔建康告景素反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未繫蕭道成以爲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於東冶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　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素益怨景素乃與錄事參軍陳郡殷灃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顯左暄等謀爲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

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聞其事遣傖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今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祗祖帥數百人自建康犇京口云京師已潰劉勔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祗祖叛走即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蕭子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殷佛榮屬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之偕行回私戒其子立于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成亥武湖冠軍將軍蕭賾鎮東府始安王伯融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景素並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逕祗祖沈顒皆曰今王八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日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殺瀰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城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鬬志景素本之威略恇擾不知所為黃回迫於殷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臺軍既潰

城下顒先帥衆走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奔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譯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祗祖等數十人皆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解嚴丙申大赦　八月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爲南豫州刺史留鎮京師

順帝昇明元年　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漆帳坐玄地文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撻之及即帝位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游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家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輕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甚陋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卧道傍排突廝役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及京口既平臺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莫

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遂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箠鑿鋸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割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屢自憂惶食息不保阮偲夫與直閤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謀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迎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偲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煑藥欲酖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師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劉解書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帝嘗直入領軍府時盛熱蕭道成晝卧裸袒帝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為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鼈箭射之帝乃更以鼈箭射正中其齊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鋌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大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為汝盡力邪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與

表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丹陽紀僧眞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世子賾時爲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賾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壁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未爲長筭今秋風行起卿若往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皆

智共知北虜共

反爲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林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眞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爲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天子驃騎從事中郎嶷皆以爲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耳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

王躋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
自結於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道成聽察帝
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
凍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詗伺機便秋七月丁
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
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夕負
外郎柏康等於道成門聞聽聞之戊子帝乘露車
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
偷狗就曇度道人宴飲之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
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
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殺

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閤夜皆不
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
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王夫伺帝熟寢與楊萬
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敕無帝下奏伎陳奉伯袖其首
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
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
開門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
而出敬則柏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爲行還
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窒孔呼門甚急門開
而入佗夕蒼梧王每開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
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既而聞蒼梧王死

咸稱萬歲己丑日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則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秉出於路逢從弟韞韞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曰吾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安成王準宜臨萬國追封昱爲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堂壬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葬蒼梧王於郊壇西　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府丙申以道成爲司空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燮爲揚州刺史劉秉始謂

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袁粲相憑附袁粲與袁粲閣手仰成矣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爲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賛爲郢州刺史蕭道成改領南徐州刺史　八月癸亥詔袁粲鎮石頭粲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時順命

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月戊申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爲侯伯子男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共爲攸之子中書侍郎文和婦攸之在荊州直閤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過江陵與攸之爭戲與馳還建康言攸之反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爲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之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康爲司徒左長史故未發寅凝之之子也時楊運長等已不在內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刳斮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爲賈充全然亦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元琰雍州刺

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柳襠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柳襠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萊州辟夏口柏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道和後秦

高祖之孫也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遺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柰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恼懼十二月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映嶷之弟也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爲荊州刺史庚午以右衛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

以世子贖爲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燮爲揚州以贖爲左衛將軍與燮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贖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贖乃薦燮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爲武隆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贖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贖行至尋陽未行朝廷處分衆欲倍道趨建康贖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爲湓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壹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贖奉燮鎮湓口贖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殷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贖真我子也以贖爲西討都督贖啓山圖爲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贖以爲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湓口留江州別駕豫章胡諧之守尋陽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王巴陵與沈攸之深相結時攸之未舉兵蘊過郢州欲因蕭贖出弔作難據郢城贖知之不出還至東府

又欲因蕭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蘊乃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卜伯興等皆與通謀伯興天與之子也道成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刼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時劉韞爲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閤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爲衛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粲爲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疊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其謀遣軍王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薛淵固辭道成彊之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爲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爲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當

努力無所多言淵安都之從子也道成又以驍騎
將軍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共揔禁兵粲謀矯太
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
所領爲應劉秉任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
發秉惟擾不知所爲晡後即束裝臨去啜羮寫胷
上手振不自禁未暗載婦女盡室犇石頭部曲數
百赫弈蒲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
秉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孫曇瓘聞之亦犇石頭丹
陽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遜僧綽之子也
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閤已閉敬則欲開閤出
卜伯興嚴兵爲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

山韞韞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徐至韞
呼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
韞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而殺之又殺伯興
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蘊聞事已走歎曰事不成
矣狼狽帥部曲數百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暗登仗
薛淵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
會稽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自倉門出得
入與之并力攻粲孫曇瓘驍勇善戰曇瓘死者二百
餘人王天生殊死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靜
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欲
還赴府秉與二子俱陰踰城走粲下城列燭自照

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死
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
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
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
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顧
檐湖追執斬之任候伯等並乘船赴石頭既至臺至
軍已集不得入乃馳還黃回嚴兵期詣見帥所領
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聞事泄不敢發道成撫
之如舊王蘊孫昱曇瓘皆逃竄先捕得蘊斬之其餘
粲黨皆無所問粲不與籤莫嗣祖爲粲表宣通密謀
道成召詰之曰袁粲謀反何不啓聞嗣祖曰小人
無識但知報恩何敢洩其事今袁公已死義不
求生蘊壁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並赦而用之粲
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
任不肯當事主事無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閑居高
卧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裴子野論曰
袁昱宗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
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
才將換區區三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
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
虔爲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爲右僕射度支
尚書張岱爲吏部尚書吏部尚書王奐爲丹楊尹

述之裕之孫也劉秉弟遐爲吳郡太守司徒右長
史桓溫以環永之子也遭父喪在吳家素豪盛蕭道成
使還倚間取遐會遐召環詣府環帥部曲十餘人
直入齋中執遐斬之郡中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
環從父領軍沖沖曰環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
道成即以環爲吳郡太守道成移屯閱武堂猶以
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回素與王宜興
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事收宜興斬
之諸將皆言回握彊兵必反寧朔將軍柏康請編
往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爲也沈攸之
中丘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爲前驅同

懷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
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晉山癸巳攸之至夏口
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
安西蹔泊黃金浦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
蹔還都鄉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
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
攻郢城臧寅以爲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
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
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
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乙未將發柳世
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前軍中兵參軍焦度於城樓

上肆言罵攸之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　邑筭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宮拒應攸之不能克　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督吳錢唐軍事文秀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

乙未以從軍將軍楊運長爲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與絶陪奉朝夕義隔鄉士皆闔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互親之色老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宣通耳目所寄事歸　近習及覘歡慍候慘舒動中主情與無謬旨人主　謂其身甲令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又太宗晚　運慮經盛衰惟倖之徒慴憚宗威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　勦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辛丑尚書左丞濟陽　江謐建議假蕭道成黃鉞從之　乙巳蕭道成出　頓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　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一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

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苞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賾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鄉數共征伐頗悉其爲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頓兵堅城之下適以爲離散之漸耳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棄國屢破之蕭賾遣軍主柳世隆入軍據西塞爲世隆聲援攸之獲郢府法曹范雲使送書入城郢武陵王賛憤一矢柳世隆射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縣命沈氏若違其命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赦之攸之遣其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士武昌太守臧渙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奔盜城士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謖寧蠻司馬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至西陽沂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勒以威力攸發江陵已有進者及攻郢城

餘日不技逃去而去者不息攸之入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
令建義下都大事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
朝廷自誅我百口爾餘人比軍人叛散皆獮等
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
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
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柳世隆開
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
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收攘兵
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白旦攸之帥衆過江
至鵲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甘成而棄

其敗吾不忍爲也乃技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馬之自
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
爲資糧郢城未克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裹結
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
即勒兵偵攸之下逐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蠻
長史江乂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
望未進城中夜聞鵠唳謂爲軍來乂宣開門出走
吏民崩潰元琰將龍洲爲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
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爲
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
大和走至華容界冒縊于櫟林已村民斬首送

上陵敬兒擊之以四賫以青纖徇諸市郭乃送建康敬兒誅攸之親黨無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初倉曹參軍金城邊緊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報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爲留府司馬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人厚恩共苦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去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懽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同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殺以白敬兒敬兒曰求死易何爲不許先殺邕而後

及榮軍人莫不垂泣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東府丁丑以左衛將軍蕭賾爲江州刺史侍中蕭嶷爲出領軍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處爲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爲左僕射癸未加蕭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衛將軍褚淵爲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　夏四月蕭道成以黃回終爲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逼收恐爲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柏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　秋八月乙未以蕭賾爲領軍將軍蕭嶷爲江州刺史　九月蕭道成欲引時賢參

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
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
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朏莊之子也太尉右長史
王儉知其指它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
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
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
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
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
唯大業永淪亡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
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言禮絕羣后微
示變軍當先公[illegible]儉請銜命迎成曰我當
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造褚淵[illegible]訣言移易方謂曰我
夢應得宮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
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
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使中書
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
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彥回惜身保妻子
非有高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丙午詔進
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
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固辭殊禮
戊申大傅道成以蕭賾為南兗州刺史冬十月

丁丑以蕭晃爲豫州刺史蕭嶷
齊高帝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
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　太傅道
成以謝朏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嘗
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
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
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
道成不悅甲寅以朏爲侍中更以王儉爲左長史
丙辰以給事黄門侍郎蕭長懋爲雍州刺史
二月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不名　三月甲
辰以太傅爲相國揔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加九錫

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
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丙午以世子賾領南徐
州刺史
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
凌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
綽遣腹心陳讚說智曰君先帝舊人身居定宗室近
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内外計多有從者
臺城内人常有此心正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
齊公庚戌誅綽兄弟及其黨與　甲寅齊公受策
命赦其境内以石頭爲世子宮一如東宮
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故事求爲齊國官齊公不
許以王儉爲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

原件短缺

八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爲王增封十郡甲戌武陵王曉薨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王辰帝當臨軒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王辰進世子爲不肯出逃于儒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啓璧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吾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流叫彈指曰願後身出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台應有侍中乃

[illegible]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王應容之度外[illegible]
失之因事廢于家帝問[illegible]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
國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兄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
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
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
言可寶萬世　夏五月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
門衛士恐有爲亂者犇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
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
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爲
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疎故遵考
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

曰孝皇后　丁卯封皇子鈞爲衡陽王　六月甲子立
王太子曦爲皇太子皇子嶷爲豫章王映爲臨
川王晃爲長沙王曇爲武陵王昌爲安成王鏘爲
新陽王鑠爲桂陽王鑑爲廣陵王皇孫長懋爲南
康王　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

魏遷洛陽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
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
齊欲以脅衆齊於明堂右个使太常卿王諶筮之
遇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
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弈葉重光寵
有中土今師　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
爲全吉也古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
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　社稷
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
有臣爲社稷後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
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
曰鄉者革封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
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因
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
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
易俗其道悠遠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　何如

澄曰陛下欲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秘書監盧淵上表以爲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重乎昔魏武以弊卒二萬破袁紹謝玄以步兵三千摧符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順符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制彊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沖典武選　秋九月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洛陽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筭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沖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羣臣爲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懼

勤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從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沖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行遊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鄴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定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眞所謂是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異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于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

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　魏
主築宮於鄴西冬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
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爲竊聞輿駕
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僅鄴當農隙
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況今蠶麥方急將何
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
省諸州供張之苦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爲洛
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
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此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

宜因遷徙爲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
以爲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閭閻之內
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爲
陛下耳聽灋音目覽墳典口對百辟心虑萬機景
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
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
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
天下治矣帝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顯宗又上
言以爲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
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
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

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暨乎才而已
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爲臣苟非其
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皁隸矣議者或云公世等無
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
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
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
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
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
[illegible]酷爲無私迭相新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
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
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
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洛
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案春秋之義有
宗廟曰都無曰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
基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所國臣竊
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基昔光示萬
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道武
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
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
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
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皁隸不日同處矣借
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縱羣兒隨

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送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皮地居民則清濁連蔓何其略也今因遷徙之初比自是公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事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自歸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雜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又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若以天下爲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頗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同急不繼富之謂也帝覽奏甚善之　二月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濟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罷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帝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書平果曰臣非以代地爲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城以公丕

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邵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然則至大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于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爲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罷壽之孫果烈之弟也癸酉魏王臨朝堂部分遷留　冬十月戊申魏王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　十一月魏主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部郎　十

二月魏主欲變易舊風癸丑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纘之族弟也與給事黃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爲帝所親遇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爲疏戾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典刑世濟式耳終不親從而相疏也衆意乃稍解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調三年二年夏五月魏主欲變北俗引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忘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曷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爲治於一

身爲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不容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改爲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鄉士以爲然不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爲正矣沖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沖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爲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庭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灋依漢士爲之

秋八月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九月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還于洛陽　冬十二月甲子魏王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三年春正月魏王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黃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著姓或重複皆改之　秋七月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

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八月戊戌恂密謀召牧馬輕騎犇平城尚書陸琇啓帝帝引見恂數其罪杖之百餘下囚於城西廢爲庶人　初魏主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穆泰與陸叡謀作亂帝召任城王澄於凝閑堂謂之曰穆泰謀爲不軌扇誘宗室脫或必然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彊爲我北行察觀其勢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奇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爲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駑怯足以制之願陛下勿憂卿有犬馬之疾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遂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當以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泰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

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皐陶何以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辨也

四年春二月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爲民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樂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坐而丕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未殫也丕子恂自平城將遷洛[illegible]降[illegible]謀留恂因舉兵斷關[illegible]據陘[illegible]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illegible]難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餘子徙敦煌初丕獻與僕射李沖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獻既誅帝賜沖烈詔曰獻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一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爭首爲賊端連坐應死特如爲

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沖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於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已恃及魏則不然勳賢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蕭鸞篡位

齊高帝建元二年春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蕭鸞為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為帝所養恩過諸子

四年夏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為皇太子

武帝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心卒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以為之懇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夏四月八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為皇太孫太妃南郡

王妃何氏爲皇太孫妃妃戚之女也　秋七月戊
午上不豫詔竟陵王子良中代入延昌殿侍醫藥
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爲帳內軍主子良日夜在
內太孫間日參承戊寅上疾亟甄太孫未入內
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中書郎王融欲矯詔立子
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鼎有
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愚久國
家者唯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豎
刁邪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彩於中書
省謂曰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所
在　西昌侯鸞東宮舊臣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
昌侯鸞俄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
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
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
如鍾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
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
社稷有寄子良善相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
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
疑立子良口語喧騰竟陵王晉於衆中大言曰若
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
之　初西昌侯鸞爲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
從同於素士所居宮名爲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

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
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
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
愛甚著及王融有謀涿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
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
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
停至山陵不許壬午稱遺詔以竟陵王曇爲衛將
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爲
護軍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爲太傅　鬱林王性辯
慧美容止善應對喜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

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卧起始
爲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荊州文惠太子每禁
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
作鑰鉤夜開西州後閤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
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
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及犬物所傷豈直
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受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
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
皆遣加官爵號於黃紙使盡裹盛帶之許南面之日
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見者嗚咽
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

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爲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以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公羽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以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憂懼不敢救遂獄賜死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坦歷生武陵太守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王爲太子左衛率白龍爲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爲侍中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蕭諸將鸞疑之以蕭衍爲寧朔將軍成壽陽慧景懼自服出迎衍撫安之帝寵幸中書舍人蔡母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

等珍之所論薦畫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
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法
詔旨有
司至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
帝以龍
鞠爲後閤舍人嘗帝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
貂裘南
面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
目山陵
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
宗安陵
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
動至百
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
日得買
沒未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
錢帝帛不可勝計鬱林王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
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
[illegible]笑樂蒸於世祖幸姬霍玉英其姊曰徐朝
[illegible]大小皆決於世昌侯鸞鸞數譴帝多不從心
忌鸞欲除之以世昌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爲
世祖[illegible]
厚私謂鏘曰公聞鸞於灋身如何鏘素和
謹[illegible]
巨鸞於宗戚最警衣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illegible]少朝廷
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退謂
保龍駒
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
復小聽衛尉蕭諶世祖之族子也自世祖在
鄂州
諶已爲腹心及即位常與宿衛機密之事
無不預
聞征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爲東
宮直閤
爲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
又諶每

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諶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
宮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坦之
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皆不出
唯遣諶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亦淫泆於帝
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
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
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
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
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
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赦原之已行
刑矣鸞馬又啓誅徐龍駒帝亦未能違而心忌鸞益

諶謙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
己更冒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為鸞耳目帝不之
覺也周奉叔恃男校勢陵轢公卿常翼單刀二十
人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
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
援已已以奉叔為青州刺史曹道剛為中軍司馬
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鸞以為不可封曲江縣
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色鸞說諭
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諶稱
敕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啓云奉叔慢朝廷帝不
獲已可其奏溧陽令錢塘杜文謙嘗為南郡王侍

讀前此說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
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
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
慨近聞王洪範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
搥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諶則宮
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
力耳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
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録君稱敕賜死父母
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
之文謙殺之　秋七月西昌侯鸞既誅徐龍駒周
叔而尼媼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言

之從叔爲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
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
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咨於鸞是時蕭諶蕭坦之
握兵權左僕射王晏揔尚書事諶密召諸王典籤
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
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楊
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録事南陽樂豫謂孝
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
恩荷託附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
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蕭坦之曰人言
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所聞二

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朝
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邪官若
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
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興內史蕭季歛
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謐欲待二人至藉其勢
力以舉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謐曰廢
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
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
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謐惶遽從之壬辰鸞使
謐先入言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
之徐僧亮盛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
應死報又殺之鸞[illegible]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
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
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
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蕭諶又使閉內殿諸宮防閤俄
而諶引兵入壽昌閤帝走趨徐姬房拔劒自刺不
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
皆操弓楯欲拒戰諶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
[illegible]宿衛士[illegible]衣服於諶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
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輿尸出殯徐龍駒
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弒帝欲
稱太后令以孝嗣[illegible]神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

以太后令治慶帝爲鬱林王又廢何后爲王妃迎
立新安王昭文王西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三
以西昌侯蕭鸞爲驃騎大將軍録尚書事揚州刺史
宣城郡公蕭敬改元延興　八月以始安王遥光
爲南郡太守不之官遥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
遥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
蕭遥欣爲荆州刺史遥欣遥光之弟也鸞欲樹置
親黨　用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鏘初不知
謀及宣城公鸞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
鏘每詣鸞鸞常屏履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淚
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
宮發兵輔
王但乘油
壁閉城門
三子子隆欲
事不捷意
謀閤叩頭
太妃別曰意
書遣兵二千
於時太祖諸
江州刺史
防閤三郡
收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
陛重入宮出天子置朝堂火輔號令粲
仗誰敢不同東城人王共縛送蕭令
足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虞
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
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
智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九月癸酉
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粲等
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元旦之
日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
陸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賞

義兒防閤
之若舉兵
元氏在建
之爲計謀
丹陽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
閤以請欒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
陳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謐
馳告宣慶公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
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
于謐之先襲晉陵郡府司馬子懋知之遣
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襲湓城城
苟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刀據
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
之遣于謐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
效官不失富貴耶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
安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
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
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
佐皆犇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
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鄣面使人殺之王玄邈
執董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其
謀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玄
邈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
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行金得
達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陸
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

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欲因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鸞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㝢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㝢曰僕受朝廷意寄羣蕃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加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

是得還建康昌㝢尚之之弟子也鸞以昌㝢與太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銳琇之辭許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孫也義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防閤周伯王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銳與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冬十月以宣城公鸞爲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爲王宣城王謀繼大業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

淪爲書曰可力飲此勿讒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有貴近安享榮祿危亡之

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

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驃騎諮議參軍考城

祐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

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胸

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母亦怕之姑也　戊戌殺桂陽

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眞巴陵王子

倫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

稱爲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遭

左右曰向録公見接慇懃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

色此必欲殺我是夕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

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諫而入家貲皆封籍之

江夏王鋒有才行宣城王嘗與之言遥兄才力可

委鋒曰遥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

安社稷實有攸寄宣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

城王書　頭責之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　　羽收鋒使

兼祠官　　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　　軍兵入

欲上車　　鋒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　　宣城王

遣興籤　　令孫叅建安王子眞走　　林下令

孫手牽　　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又遣　　中書舍

人如灌[illegible]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爲南蘭
陸太守[illegible]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
問典籤[illegible]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
辦若委[illegible]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酖逼之子倫正
衣冠出[illegible]又詔謂灌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
理數固然[illegible]若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
已此酒[illegible]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灌亮
及左右[illegible]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
之事悉委之時入朝[illegible]一歲數返諸王輒與之
間語訪州事刺史[illegible]天無專殺其口自刺史以下
莫不折[illegible]之而灌亮弟及於是威行州郡大爲姦

利武陵王曇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illegible]渥之
謂人曰今出都易制[illegible]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曇遂免
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illegible]秀不
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
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
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羣
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
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
一梃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
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音元陵王
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元雲曰

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因不詣
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
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宰冉之衡
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無由不至
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北徐州有
急事當以奏聞乃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
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宮闈厚朝
出閨閤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
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飲食遊居動應
聞啓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
朝艱難揔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
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
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
録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冲幼庶政
多昧且早嬰尫疾弗克負荷太博宣城王胤體宣
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
歸老別館且以宣城王爲太祖第三子癸亥高宗
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太尉王敬則爲大司馬司
空陳顯達爲大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左
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諶爲領軍
將軍度支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帝以悰舊人欲
引參佐命使王晏齎廢主事示悰悰曰主上聖明

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
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十一月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
而殯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

乾隆御覽之寶